

大洲湖：南宋诗人的咸宁一瞥

■王亲贤

南宋理宗年间的一个十月，江湖派诗人周弼行经鄂州咸宁县的古驿道。

马蹄忽然慢了下来。道旁是一片开阔的湖泽——大洲湖。湖中有几个人影，正弓着腰收拾枯黄的芡菱，不远处，几只破旧的竹筐歪在岸边，筐里堆着刚采下的菱角，正摊在薄薄的日光里晾晒。他勒马看了片刻，随口吟出一首七绝：人居泽国胜居陵，十月陂塘未结冰。残苇乱菱收拾后，断筐分晒折腰菱。

这首题为《大洲湖》的诗很短，只有二十八字。但若细究周弼其人、咸宁其地，以及诗中那几个再寻常不过的名词，便会发现，这随意的一瞥，竟连接起一片广阔的时空。

周弼（1194—1255），字伯弼，原籍山东汶阳。他是南宋典型的“南渡士人”后代，父亲周文璞便是词人。嘉定年间，周弼考中进士，曾任江夏知县。嘉定十七年（1224）解官后，漫游东南各地，卒于宝祐三年（1255）。史称他“宦游吴楚江汉间四十年”。他留给后世的，除了诗集《端平诗集》四卷（永乐大典本），还有唐诗选本《三体唐诗》和字学著作《说文字原》。

《端平诗集》中，有几首登黄鹤楼的诗，也有一首写岳阳楼的诗，可见他是到过洞庭的。他往返江夏（今武汉江夏区）与岳阳之间，咸宁正处在这条南北官道的要冲。一个深秋，他南游湖湘，途经大洲湖，留下这偶然的一瞥——这大概是合理的推想。

综览地方志可知，咸宁自古河湖纵横，县城北面散落着许多以“洲”“湖”为名的水域。一条贯通南北的官道穿境而过，

连接武昌府与湖南岳州、长沙府，道上驿站相接，往来官员与文书络绎不绝。大洲湖的具体位置，便在驾城铺与官埠铺之间。可以想见，周弼所见的这片湖泽，并非人迹罕至的荒野，而是紧邻交通动脉、行客都能望见的一片公共水域。

这样的地理位置，赋予了诗中场景双重意味：它既是自然风物，也是交通要道上偶然定格的一帧生活图景。

“十月陂塘未结冰”——这是诗中最先透出的信息。农历十月，约当今之公历十一月间。咸宁地处北纬三十度附近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，冬季湖泽通常不结冰，或只在水浅处偶有薄冰。周弼的北方家世与漫长宦游，使他对南北物候之别体察尤深。这“未结冰”三字，看似平实，实则是源于深切体察的诗意记录，客观存留了大洲湖当年的水温与物候——湖水未冻，农事方得继续。

“残苇乱菱收拾后”，写的是前一道工序。芦苇与茭白，是江南湖泽最常见的经济植物。秋深叶枯，该收割了。割下的苇秆可以编席、苫房，茭叶能喂牲口，湖荡清理干净，来年才能长得更旺。平淡道来的诗句，透出农事的条理与节奏。

最醒目的是末句：“断筐分晒折腰菱”。“折腰菱”是菱角的一种，因外形弯曲、两角翘起而得名。“断筐”二字最堪玩味——筐是破的，却还在用；破了也要用，用了一次又一次，直到实在不能用了，才换新的。这便是乡间日用的本色，俭朴、持久，物尽其用。而“分晒”二字，写的是采收后的处理：菱角需摊开晾晒，脱去水

走过八角亭

■谭晓芬

在通山提起八角亭，都知道那里就是县城的“汉正街”。

如今，每次路过老城区大桥头，我总会忍不住把目光投向那个现在看起来拥挤破烂，甚至弥漫着一股“老年味”的八角亭。虽然现在已鲜有孩子去往那里，偶尔会看到一两个大人牵着孩子去那里的文具店买笔、本子。但更多的还是年底时聚集于街口处的喜糖铺子，买各式各样的糖果，以及红红火火的灯笼、对联……但在我们小时候，八角亭是我们心中最向往的地方。

那时候，没有超市，离家最近的只有几平米的小卖部，我们总是隔在玻璃柜外，对着里面花花绿绿的零食两眼放光。偶尔喜获几毛钱，便嘚瑟地邀约哥哥姐姐一同去买吃的。我们的双手紧紧贴着柜子，眼睛跟扫描仪似的从左扫到右，又从右慢慢扫到左，看到心仪的零食便会询问老板几毛。然后还要跟哥哥姐姐讨论一番，哪个最划算，再谨慎地做决定。当然，

我永远是个不做决定的人，因为我是家中最小的那个，哪怕当时手上捏着毛票的是我，但依然会被他们三言两语说服。

我们一般有了所谓的大钱才有资格去八角亭，因为那里的零食种类太丰富了，每次走到桥头便会闻到一股浓浓的香气——是一种什么味道呢？大概是辣条味、鸡翅味加上卤蛋味。八角亭的零食可不会藏着掖着，都是大大方方用纸箱整齐地摆在地上，四周的墙壁上的木架子也是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零食。所以，一走进去，感觉整个人被零食包围了，是怎么着都不会空手出去的。

记忆中八角亭最忙碌的时候，应当属我们春游秋游之时，那也是我们上学期间最期盼的时刻。这时候便有了最充分的理由去买零食，八角亭也是我们寻觅干粮的必经之地，就像现在的零食很忙一样，对于孩子而言仿佛具有巨大的吸引力。而此时八角亭里任何一家卖零食的店铺

旧岁年味浓

■梁和生

春节，这枚镌刻在华夏文明血脉里的文化图腾，从上古走来，历经四千年风雨，依旧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。回溯以前那个特殊的年代，虽无电视，娱乐形式匮乏，龙狮舞、彩莲船、庙会等诸多习俗受限，但过年的浓烈气氛却丝毫未减，那份纯粹的年味，早已沉淀为一代人最珍贵的记忆。

年关将近，天地焕新。城里街头巷尾人头攒动，楼道里人流穿梭不息，“年货办齐了吗”的问候声此起彼伏，家家户户拎着大包小包，正把这份沉甸甸的年味一点点搬回家中。

而农村的年味，比城里来得更早、更醇厚，早在寒冬腊月便已悄然酝酿：腌熏腊鱼腊肉的咸香漫过田埂，熬制麦芽糖的甜腻缠绕屋檐，炒米泡、炒豆子的噼啪声在村落间来回回荡，蒸年糕的软糯、打豆腐的清香交织成冬日最动人的序曲。更有农户趁着冬腊两月娶亲嫁女，红妆喜事里，孩子们挤在屋里屋外抢喜糖，甜香沾满脸庞，为这份

渐浓的年节添上了双倍喜气。

母亲总在腊月廿八便扎进厨房备年菜，亲手做出圆圆滚滚、晶莹剔透的豆腐坨，炸出本地特色主菜——外酥里嫩的鱼肉丸子，金黄油亮；刚买的年猪五花肉剁成末，用糯米包裹蒸熟，做成清甜香糯的珍珠圆，这些传统吃食皆象征着阖家团圆。

在这份忙碌与期盼中，孩子们永远是过年最雀跃的身影。过年于他们而言，是新衣新鞋裹着的暖意，是兜里杂糖诱人的甜香，更是攥在手心的鞭炮乐趣。家境稍好的，总能换上崭新的衣帽鞋袜，踩着清脆的脚步满村追逐嬉闹，衣角扫过小径，粘上满身撕不下来的刺球“苍耳子”。兜里的杂糖含在舌尖，甜意顺着喉咙淌进心坎；一百响、二百响的小鞭炮，被一粒粒拆开，或是丢进玻璃窗听“噼”的闷响，或是塞在石头缝里看火星四溅，一声脆响过后，便是穿透寒冬的欢笑声。白天黑夜，村里村外总听得“噼啪”声响彻不停，那是属于孩童的无畏

分，才好储存，才好运到市集上去。七个字，把一种南方水乡常见的产后加工场景，凝定在薄薄的秋阳里。

周弼这首诗，没有抒写强烈的情感，也没有寄托深奥的义理。它更像一份用诗写成的、高度凝练的“风土观察笔记”。但正是这平淡的二十八字，为我们保留了南宋时期咸宁地区的三点信息：十月湖水未冰，印证了当地温和的冬季；湖中出产芦苇、茭白与折腰菱，展现了湿地物产的多样；秋末的湖泽，有系统的收割、清理与晾晒，反映了乡民对自然资源的管理与利用。这些细节，正史或方志往往忽略不计，却正是“日常生活史”最生动、最真实的素材。

八百多年过去了。咸宁的古驿道早已为铁路和公路取代，大洲湖的形态也几经变迁——先是围湖造田，近年又进行生态修复，建成了湿地公园。周弼诗中那“断筐分晒”的场景，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。然而，正是这首看似平淡的小诗，像一扇偶然开启的窗，让我们得以窥见，南宋时期，在一条繁忙官道旁，在一个普通湖泊边，一个深秋午后的劳作瞬间。它提醒我们：历史不仅有王朝更迭与英雄事迹，也由无数个这样平静的、重复的、为生计而忙碌的日常片段构成。

周弼只是匆匆路过。他勒马看了片刻，便走了。但那片刻，被二十八个字留了下来。

如今，大洲湖湿地公园早已远近闻名，成了咸宁人郊游的首选。人群之中，或许有人和我一样在默念——八百年前，曾有一位诗人，在这里勒马一瞥。

必定人山人海，无处落脚。老板们端着计算器一顿按，只听到一阵又一阵的“加”“等于”，一袋又一袋的零食便被孩子们喜滋滋地提回家了。

其实八角亭真的很窄，大概就是两人宽度。尽管它如此拥挤，但我们小时候似乎从来不得觉得，因为那是我们零食的海洋。

下雨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变成了水路。狭窄的过道会被整齐地摆上一块块砖头，供人们行走。两旁店铺的雨布边沿处瞬间变成了水帘洞，小水花串成了珠子，远远望去，雾蒙蒙的一片也恰似仙境一般。

现在的八角亭早已失去往日的荣光，就像被搁置在一旁的多年未碰的玩具，曾经欢喜得要死，如今却黯淡无光。但我也总会隐隐担心，它也会像通山的老烈士陵园一样被拆掉，我怕再也找不回那条通往童年快乐的窄巷了。

原来，我们都是那个不愿长大的孩子。物是人非，最易伤感。

与欢腾，为年节增添了最鲜活的气息。

年夜饭的香气尚未散尽，热气腾腾的拜年脚步便已启程。拜年的人潮往来不绝，家家户户燃起煤球炉或大树苑，炉火熊熊映亮一张张笑脸，泡上一杯香茶，摆上凭供应票买来的烟和杂糖，静候亲戚邻里串门闲谈。闲谈间，话题总会落到明年的生产形势，大家围着炉火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期盼新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，没有洪灾虫害，能有个好年成。儿孙绕膝，其乐融融，笑声混着煤烟的味道，在屋里久久不散。

冬闲时的期盼，磨盘转动的清香，炉火熬煮的甜润，终在这守岁夜里凝成最醇厚的年味。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欢喜，那些邻里间的真挚情谊，那些简单纯粹的期盼，虽历经岁月流转，却依旧清晰如昨。这年味，是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温暖印记，是流淌在华夏儿女血脉中的文化基因，无论时光如何变迁，始终温暖如初，慰藉人心。

点亮孤寂的星空

■张淑君

我已记不清，这是第几次踏上通往苗苗家的乡间小路。

车子缓缓行驶在六公里的乡道上，如一叶轻舟，穿行在碧绿的波浪间。车窗外，荷花绽开粉嫩的笑靥，稻穗沉甸甸将垂未垂，树木郁郁葱葱，如华盖般肆意舒展。碧空如洗，白云似絮，远处的屋舍与电线杆在视野中交错，恍惚间，仿佛闯入了宫崎骏笔下治愈的漫画世界。

仍记得初见正读一年级的苗苗时，她小小的身子，皮肤黝黑，眼神怯生生的，却藏不住孩童独有的稚嫩可爱。那时，陪她来报名的奶奶，还是精神矍铄、步履稳健的模样。不曾想，如今老人已是霜雪满鬓。

池塘边的红色栏杆，在阳光下格外醒目。奶奶早已等候在门口，脸上的皱纹挤成温暖的笑意，像秋日田野里倔强绽放的小花。我提着精心挑选的衣物随她进屋，那张熟悉的方桌依旧当门摆放，见证着苗苗伏案苦读的每一个日夜。

屋内陈设一如往昔，时间在这里仿佛放慢了脚步。奶奶热情地张罗着，声音里带着难得的轻快：“老师快请坐，大老远跑来辛苦了。苗苗，快给老师倒水！”苗苗从里屋轻轻走出，低声唤了句“张老师好”，便羞涩地垂下眼帘。我细细打量，一个暑假未见，孩子长高了些，脸上也多了几分红润。

我让苗苗坐到身边，细细询问她的暑假生活。老人骄傲地说：“老师你看，我给她买了好多学习资料，我年纪大了，怕教不好，只能多买点书让她多看多学。”可一提到孩子学习稍有退步，奶奶又忧心忡忡：“要是读不好书，往后怎么办啊……”

苗苗的父亲意外离世，这个家便只剩下奶奶、妈妈和年幼的苗苗姐妹相依为命。丧子之痛击垮了老人，奶奶一夜白头；远嫁而来的妈妈不堪生活重压，数月后返回娘家，从此相隔千里。苗苗年幼的妹妹，也被送往重庆姑妈家寄养。

奶奶情绪激动，诉说着家中的不幸和生活的艰难。苗苗眼中泪光闪烁，让人看了心疼不已。我轻轻抚着苗苗的肩膀：“妈妈永远爱你，只是她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你能明白吗？”苗苗用力点头，含泪的眼眸里，盛满了对母亲深深的思念。

临走前，我拿出新衣服让苗苗试穿。看到孩子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。临别时，我再三叮嘱奶奶，多带苗苗出门走走，多和同龄孩子玩耍，别总让孩子一个人闷在家里，奶奶听后连连点头。

车子缓缓驶离，后视镜里，奶奶的身影久久伫立在路旁，如一株倔强守望的老树，在夕阳余晖里，守护着眼前的希望。

又过了几天，我突然收到一条信息，定睛一看，竟是苗苗的妈妈发来的：“老师，我可能要回来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回来？要是真能回来，苗苗该有多开心啊！”我像孩子一般，反复确认着这个好消息。我热切期盼着那一天，更期盼那一天能早一点到来！

也许在不久后的某一天，会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教室门口，轻声呼唤着她心爱的苗苗；久别重逢的母女紧紧相拥，那画面一定温暖又动人。

我始终相信，这片星空下的每一个孩子，都值得被爱点亮。而身为教师，我们能做的，就是用真心与坚守，为他们点亮前路，永远传递温暖与希望。